



舜为“东夷人”考

朱玲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关于舜是什么地方的人的问题,最早见于孟子。《孟子·离娄下》云: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汉时人赵岐注《孟子》对诸冯在何地无说,而对负夏则云:“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对诸冯的所在地,学界有三种说法,1931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诸冯”辞条下云:“在山东菏泽南五十里,相传即舜生处,亦云,即今山东诸城县;又山西桓曲县东北五十里(应为四十里——引者)有诸冯山,《方輿纪要》云,舜生于诸冯,盖即此。”近来还出现一些新的说法,如说在浙江余姚、陕西安康、河南濮阳等等,更无法坐实。在传统的三说中,诸城说是较可信的一说。清人赵佑^①在《温故录》书中明确指出诸冯在青州府诸城县,云:

赵氏盖略闻诸冯之负海,而未得其实,故浑而言之。今青州府诸城县,大海环其东北,说者以为即《春秋》书“城诸”(见庄公二十九年——引者)者。其地有所谓冯山冯村,盖相传自古,窃疑近是。

赵岐指出诸冯、负夏之地临大海而未能确指其具体地望,但他因此赞成孟子舜是“东夷之人”的说法,也还是大致合于实际的。赵佑根据“相传自古”的民间传说,确定清时的青州诸城县是舜的出生地,地点更明确。乾隆版《诸城县志》记载,该县“人物以舜为冠,古迹以诸冯为首。”特别是在2006年在地下发现一块明中叶祭祀舜时修舜庙的残碑,证实自古以来这里对舜就在不断地举行祭祀活动。

“诸城”这个名字最早见于隋代,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改东武县为诸城县。其地在西汉时为诸县,春秋时为鲁国的一个邑。《春秋》庄公二十九年“城诸及防”,《春秋》文公十二年“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郛。”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诸、防皆鲁邑。据《山东通志》诸故城在今山东省诸城县西南三十

里,石屋山东北,潍河南。”是“诸”作为地名则已见于春秋时期。诸冯应即诸。从语言角度讲,诸冯的冯字是个轻读语尾音字,如北京话的“儿”,付诸文字是可省去的,不省则作“诸冯”,省去尾音字则作“诸”。在先秦时期单字(地名)名词,因言说时发音需要,有时会在其前加一发声字或在其后加一语尾字,如吴国的吴,在古籍里常见被写作“句吴”,在青铜器铭文中则作“攻吴”,句、攻音同,是为读来口顺而加的发声字,实即是指吴国的“吴”。又如越国的越,有时作“於越”,“於”字是发声字,邾国的邾,有时又作邾婁,如《左传》本《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孙纘出奔邾”,《公羊传》本则作“冬,十月乙亥,臧孙纘出奔邾婁。”此“婁”字是个语尾字,可有可无。故邾婁即邾,句吴、攻吴即吴,於越即越。同样,诸冯即诸。可见诸冯、诸、诸城三名一地,其名称的演绎关系清楚。且以诸或以诸字打头起的地名,除鲁国的诸邑外,在先秦时期只有地处今陕西省佳县北的诸次山和诸次水,见于《山海经·南山经》,其地与舜生地了不相涉。《读史方輿纪要》卷41桓曲县三锥山下附出的“诸冯山”名不见于先秦时而是晚出的一个地名。故春秋时鲁国的诸邑即今之诸城县应即孟子所说的舜的出生之地诸冯。出生在今山东诸城的舜,当然是“东夷之人”。今世学者如范文澜(见《中国通史简编》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郭沫若(见其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33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等,都赞同舜出生地“诸冯”在今山东诸城县。

按照孟子的说法及汉人赵岐的注,舜是东夷地区出生的人。而司马迁不赞同孟子的说法而提出舜是冀州人,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食于负夏。

司马迁据《墨子·尚贤》篇所指出的舜早年几个主要活动的事及地区,而比孟子讲的更为具体,但

《史记》三家注都按照舜是冀州人的思路来注释舜所活动的地理位置,将舜的活动地尽量往靠近冀州方向拉,特别是唐人张守节的《正义》,如“舜,冀州之人也”《正义》:“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舜耕历山《正义》引《刮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凡十一名……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媯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渔雷泽《正义》引《刮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郊外。”陶河滨《正义》一说在曹州,云“案:于曹州滨河作瓦器。”又引《刮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就食于负夏《集解》引郑玄云:“负夏,卫地。”

但是有些地名再拉也还是无法全部拉出“东夷”地区的范围。如说舜曾经打鱼的“雷泽”,南朝刘宋人裴骃作的《史记·集解》引郑玄说雷夏即兖州泽,其地“今属济阴。”济阴,西汉景帝时分梁国置济阴国,后废国为郡及废郡复为国,其治所在今山东省定陶市地区。定陶在商周时属于东夷地。又如舜“陶河滨”的河滨《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在他打鱼的地域范围内。舜作什器的寿丘《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在鲁东门之北。”鲁东门之地更是古东夷人的中心地区。舜年轻时所从事过的打鱼、制陶器、作什器的地方都在东夷地区,他从事农业耕作的“历山”也不可能跑到遥远的“蒲州河东县”去。

其实在“东夷”地域内,就有两座名历山的山。

一即今山东济南市南郊千佛山。此历山之名见于春秋时期,为齐国一个邑名。《史记·晋世家》:平公元年(前557)“伐齐,齐灵公与战靡下”。《集解》“徐广曰:‘靡,一作历’”。《清一统志·济南府二》“历下故城”下引《三齐记》云:

历下城,南对历山,城在山下,因名历下城也。

历下城因历山而得名,是此地历山之名,见于先秦的春秋时期。此历山与舜耕的关系,见酈道元《水经·济水注二》:

济水又东北,灤水出焉。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俗谓之为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故也。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书》舜耕历山,亦云在此。

熊会贞按:

《淮南子·原道训》高注:“历城山在济阴城阳,

一曰济南历城山。《寰宇记》历山在城南五里。”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30《山东二》济南府历城县历山条下云:

历山。在府南五里。俗譌为舜所耕处……又有庙山,在府城南十里,以上有舜庙而名。

第二处名历山的山在今山东省的菏泽市东约六十里。《水经·瓠子河注》:

雷泽西南十里许,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南属洹泽之东北,有陶墟,(郭)缘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联属,滨带瓠河也。

《读史方輿纪要》卷33《山东四》曹州府清邱山条下云:

历山在(曹)州(治所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引者注)东六十里。《志》云: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州北境有雷夏泽,因以此山为舜所耕之历山。

结合上述,舜所耕处或在济南历山或在曹州历山。但无论哪处历山,此两山都是属于古代东夷人的地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孟子所说舜“东夷之人”是可信,其理由有三:

1. 舜的时代比司马迁早。孟子是战国时期人,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司马迁是西汉时人,约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卒年不详。比孟子晚二百多年。一般来讲,历史资料时代早的比晚的可信度要高一些。

2. 孟子是今山东省邹县人,古时属于“东夷”地,故舜是他的家乡人。舜的故事在当地人中应是从很早以前就一直流传下来的,当地人也应是以有舜这样的历史名人而备感骄傲和自豪。所以孟子应是从从小就熟悉舜的故事的。故他能肯定地说舜是“东夷之人”。

3. 从上述我们考证舜活动的地域地望,他活动的地区,有史料可证,都在古东夷人活动的地域内。

在考古学上也有证据。就是舜的时代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龙山文化时代。而地为东夷集团聚居地的今山东省地区,是龙山文化最重要的分布地区。山东龙山文化出的陶器如蛋壳黑陶、白陶器等,是我国龙山文化时期质量最好的陶器,其他地方龙山文化遗址或墓葬里出土的陶器皆不能与之相比。山东龙山文化出土陶器质量远高于其他地方龙山文化出土陶器质量,当与舜有相当关系。《韩非子·难一》记载“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

(下转第144页)

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越人谓盐曰余”。“余”、“虞”音同，余姚与舜姚姓显然是二码事，上虞县姚丘不可能为舜之生地；如果姚丘得名于姚姓所居，只能是舜的后裔。这几个文献都以为是舜的后人居住在这一带，是他们为了纪念祖先才弄出这些地名来的，以上三种说法虽然并不相同，却都将上虞和舜联系到了一起。

四、结 语

上古之事，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在没有充分考古材料证明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主要还是靠合理的推理而得出一些结论，在舜是否与上虞、余姚有关系的问题中，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上虞、余姚的舜迹是因为以下几种都有可能原因形成：

第一，舜出生于余姚，也曾经在上虞和余姚一带陶河滨、耕田等，被荐举到部落接班人后主要活动在山西等中原地区，然后南巡狩，葬于苍梧，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关于这个问题，诸焕灿先生依据现在已见的文献资料，并参校民间传说和余姚的一些山川历史遗迹，进行了综合考辨，认为舜的出生地在余姚。

第二，舜不是出生在浙江，但是曾经来过浙江，后人为纪念他，在其故迹命名与舜有关的地名，甚至庙宇，以利于怀念。

第三，舜即没有出生在浙江，也从来没有来过浙江，但是其后代来到浙江，为了纪念这位英雄的先祖，就命名了与舜有关的一些地名。

不管如何，上虞、余姚与舜的关系非常密切，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注释：

《史记·五帝本纪》。

徐建春：《浙江通史》（先秦卷），第4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关于舜在上虞和余姚的传说，请参看顾希佳：《虞舜传说与吴越文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邵九华：《河姆渡文化和舜耕历山》，《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杨东晨：《帝舜家族史迹考辨——兼论传说遗迹和帝舜生平事迹的关系》，《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魏嵩山：《虞舜行迹地望辨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诸焕灿：《虞舜故里在余姚》，《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特约责编：徐义华）

（上接第141页）

牢。”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质量优于他地龙山文化出土陶器当是与舜在此地的模范作用有关。

为什么后世把本是“东夷”人的舜，硬拉到山西省去说他是中原人呢？主要是因为舜在从政后，所领导的部落联盟是在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因此而认为他应是山西人即中原地区人。其实，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在中原地区当统治者，不一定就出生在中原地区，且从历史上看，在中原当王或皇帝的大多不是中原出生的人，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里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所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集解：皇甫谧云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正义：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舜是东夷地方出生的人后入主中原，成为“五

帝”之一，又有什么问题呢！

舜出生在今山东省的诸城县，随着他的长大成人，而逐渐向西发展，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食于负夏。其品德受到民众称颂，终被中原部落首领尧看中而选为接班人，终至入主中原，作了强大的中原部落联盟首领，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五帝”之一。他治理部落联盟的内外策略，使部落联盟结成了一个紧密的整体，由于有这样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而进入文明社会，就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为四千多年中华民族国家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 赵佑，清初仁和人。字启人，号鹿泉。乾隆进士。由编修历官左都御史，屡典文衡，工品藻，文望与奚光鼐埒，同以制举业名天下。著有《清献堂集》。

（特约责编：徐义华）

舜,出生地当在山东地区。

尧、舜时代中国处于国家形成时期,是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阶段,尚没有明确的疆域界化,国家权力也尚未严格遵循世袭制度,舜很可能是生于山东地区,后迁徙到晋南地区,并最终被尧选拔为最高首领。

山东诸城、菏泽等地都有丰富的关于舜的传说,是舜出生地的可能性很大。

五帝时代古史资料与传说的分布是有一定规律的,即古代人物及其史迹的分布呈现出区域性,形成一个个文化圈,对古史与传说进行区域综合研究,应该是有潜力的方向。就舜的记载与传说分布而言,北到河北,南到广西,西到陕西,东到大海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但集中分布的区域则有四个,一是山西地区,二是山东地区,三是湖南地区,四是浙江地区。从古代的气候地理、产业结构以及后来的历史演变看,湖南和浙江属多水地带和稻作文化区,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较晚,直到周代依然与中原文化差异很大。而整个中国远古历史当中,华夏和东夷几乎是当时的主流问题,所以属于中原文化范围的山西舜文化区和属于东夷文化的山东舜文化区就值得重点考察。我们认为山西舜文化与山东舜文化区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推而广之,所有舜文化圈都可以综合进同一课题考察。舜文化圈的研究,对于认识古代夷夏关系,认识古代国家形成、民族融合和社会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舜为“东夷人”考》

朱玲玲《舜为“东夷人”考》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诸冯的冯字是轻读语尾音字,在文字记录时是可省去的,不省作“诸冯”,省则作“诸”,诸冯即诸。从相关文献看,诸冯、诸、诸城三名一地,其名称具有清楚的演绎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虽称舜为“冀州之人”,但同时所提及的其他地名中有些还是属于“东夷”地区的范围,而山东地区也有济南和菏泽两处历山,与文献中的地名相合。

作者认为孟子记载早于司马迁,孟子又是东夷之人,对于当地的历史比较了解,其记载更加可信。而山东地区高度发达的陶器,也可以与《韩非子·难一》记载“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的记载相联系,从考古方面提供一个旁证。

研究五帝时代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名的研究。关于古人生地问题,学者常沿用地名讨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利用地名确定古人的活动范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汉语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发音很少,通观今、古文字典,也不过几百个音节,语音变化不多,而同音现象严重;二是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尤其是古代,多用字而非词叙述,这也造成同音现象增加;三是汉语记录方式,古代文字在记录时常用假借等方式,导致古代一字多用或多事用一字的情况。所以古代地名相重的情况就会很多。以舜文化研究为例,就目前的研究看,无论在哪一地区,几乎都能找到同名的地方,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名链条。所以单纯的地名考证,已经很难确定上古时期的地域。利用地名研究上古史,还需要更多的其他资料共同论证。

五、《上虞、余姚舜迹考》

李岩《上虞、余姚舜迹考》一文探讨了江浙地区的舜文化分布情况与其产生的原因。江浙地区也是舜文化集中地域之一,以浙江上虞、余姚为中心,北至绍兴、嵊州、萧山,西涉永康一带,有大量以舜命名或是与舜的事迹相关的地名和文化纪念物,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世代用口耳相传的有关舜的传说故事,形成了一个虞舜传说文化圈。同时,还有民间自发的祭祀舜的行为,这种现象在全国是少见的。这一地区舜文化也有文献资料的支持,从而形成了一个诸因素完整的舜文化分布区域。

从广义的东夷而言,江浙地区也属于东夷范围之内。江浙地区不仅有舜的传说,而且继承舜地位的禹在这一地区也有很丰富的史迹与传说留存,所以,江浙地区是五帝时代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地区。

关于五帝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言:“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如此广大地域内分布着五帝的记载与传说,很难作为直接做单纯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所以,分散的具体的个案研究要取得重大进展是很困难的。五帝文化已经不单纯是历史史实,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五帝也非具体的人物与活动,而是形成一些分布密集的文化圈。如果先从文化现象和文化圈两个方面加以研究,结合考古资料加以更具体的审核,加以国家与文明形成的理论探索,或者对于最终廓清五帝时代的历史有所帮助。

因此,综合考察各个舜文化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对研究是有益的。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对三皇五帝时代,基本定义为传说时期,而不将其纳入历史时期的研究。但随着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的进展,越来越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五帝时代,并提出其社会发展阶段和与之相对应的考古文化。虽然是初步的,但还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同时,目前学界也有人认为研究五帝时代的资料条件和积累成果尚少,研究条件依然不成熟,还是应该坚守疑古派的成果,对这一时代持阙疑的态度。作为学术研究而言,尤其是恢复完整的中国古史而言,五帝时代是不可回避的课题。目前学界关于这一时代的研究不是过多,而是关注过少,专业学者对此一课题的拘泥,与非专业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热心,形成一种反差。专业学者积极涉足于这一领域,无论于促进学术进步还是正本清源都十分必要。

退一步讲,五帝时代即使不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单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颇值得关注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言:“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这种普遍性的认同,并非官方宣传的结果,而是民间自然的认识,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广大地域内的三皇五帝文化认同圈。这个文化认同圈是如何形成的,有怎样的背后动因和社会运行机制,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王宇信)